魏書 十一

リ 8
1735
135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

此係明治廿八年八月諸同人幸山田一郎君寄贈所贈以贈

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尅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虎幡慰勞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超驅宋本作駈市負檐石宋本作石蟻聚窟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深壍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還中書侍郎延與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賴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敷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之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榮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刋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

曰葢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
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
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
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
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
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
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榮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
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
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
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
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

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違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億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
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汚漢高
祖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
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績歌
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
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
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
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敘記當今之年卯頻丁艱禍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
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尒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蔡藿蕪穢遊兒牧
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
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
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
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
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
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
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曾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
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
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
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蠢尒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
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
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
國多事未遑營立自尒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
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尒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違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鬲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傳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榮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祕書監加平南將軍憲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頓三州諸軍事關二字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鄙儳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婬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
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
有識咸以歎息矣羲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
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驎孫道標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
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
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
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
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潘蕩兒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
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
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
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
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
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
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昇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愎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榮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宇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

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建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寶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刺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鄧頴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鎮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羲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
刺史謚曰惠
子貴寶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
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寶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寶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
患之普泰中並爲尒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
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寶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羲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榮陽太守
子頵考太和中復爲榮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
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
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
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沖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扱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粮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尒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頼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賾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呼欲死牛復吐出吾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寫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遁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之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闡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磨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寅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夫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殁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且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丞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禍都買反獬孤楷獅反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懃帝乙罰已艮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蔡蕞之色華壤胥腴變爲鳥鹵菽麥禾黍化作蒹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勑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

西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儲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達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聆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達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杭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達運惟用舟艫南亟畬菑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儉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營爝乞墾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宇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赴趣北界鄴下兇燼蠭蠆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尊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效力以弱敵彊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
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彊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
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
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達到逸經朋行高籍甚太和之日
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
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
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
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
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
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蒋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
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
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
下郡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

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篆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典誥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華於曩世會稽宁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

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穫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
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皐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
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
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
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
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
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
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輔
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
宜有饗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
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

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
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祇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
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
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
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
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顯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曾建康
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
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顯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
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
法顯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

濟事定顯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顯爲綱紀務存寬靜甚
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
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
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顯弟雅字與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
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
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
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
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

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
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
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
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
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
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父鑒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

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奕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
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
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
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羙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
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
玉爲寶遣舩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
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縴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
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
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
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
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遷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
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慚古賢不

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
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
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
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
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
當達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
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
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傳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
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肯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
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
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

史啟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
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
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
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鄧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
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
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
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
郡内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鴉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
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
奔散入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乂之黨
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
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

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孝芬爲賊所害融乃密
啟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
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
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
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内頭元乂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
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
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虚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
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
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
尚書爲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逮引南賊圍逼
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

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荊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聞

以嘲謔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啟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啟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秉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詧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賢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晓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荆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

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沈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

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季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

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英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荆州請爲車騎府司馬

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荆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内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鄺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

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

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
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
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
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
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諡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
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毋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
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
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
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
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接字顯寶容貌魁偉放蕩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
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

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
郎襄威將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
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
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
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啟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
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
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覓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
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判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鸞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
刺史陳伯之啟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
引爲錄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
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
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
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
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開敞之處親自說經
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
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
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

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祿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也尋爲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陌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益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終

毛鳳苞
氏開雨庵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毋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

毛鳳苞
氏開雨庵

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博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無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汚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悦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表建等令爲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

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
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
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寧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
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
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
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
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別營於黎漿梁城日夕
鈔掠稚乃奏侃爲統軍侃叔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錄事參
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寅等軍敗北地功曹毛
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
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
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
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
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
決豈才雄相類等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
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
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
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
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
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
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
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
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

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泝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

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
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
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
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
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
旨下尚書八坐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
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余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
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諶城陽王徽侍中

李彧等咸預密謀余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
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
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殺冀全
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純陁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
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愼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
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
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磁碻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羣氐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吕苟兒涇州

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窮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閒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

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
土思土則走叛孤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
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
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
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
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
除都督朔州撫寘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
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
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刑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
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
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
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

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
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
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稱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
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催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
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
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
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
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
右僕射馳駟詣并肆齎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
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寅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
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寅後至留於逍遥園內收集將士

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幽悉已陷賊扶
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
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
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
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
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
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
不籍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
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
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
憂昱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
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太都督椿辭以
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余朱榮東封葛榮詔椿統衆爲後
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
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
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
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
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
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
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
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
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
問安否方乖詢訪艮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

流涙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絶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遺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慽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帛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答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答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識曰今忝二聖近臣毋子閒甚難宜深愼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愼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

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干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爲尒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寃痛之

大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子昱字元昇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傅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汚則從其汚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

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宋本作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椽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愼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义靈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

男不婚女未嫁何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义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遘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义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义旨就郡鏁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寅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藪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耳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表弔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

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顯既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余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纊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顗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顗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

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

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
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
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
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
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
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
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
所卑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參軍
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
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

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
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
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
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
臣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齊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
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
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
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
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
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
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
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

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内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夜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祓守門不聽津手劒擊祓不中祓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洞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

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
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
給津隨賊中首領開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
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
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
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
而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
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
遂還津長史李喬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
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
津曾與喬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喬大慙典守者
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

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荆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
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顯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
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顯入及顯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
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
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余朱榮死也以津爲
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
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
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余
朱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
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
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余朱仲遠

已晡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尒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于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

數帝聞而善之遜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仝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遜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仝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謐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太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

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
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
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
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
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
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
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
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
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
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荆州刺史還爲
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爲撫軍將軍

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
加左將軍儉與元顯有舊及顯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
以本將軍賴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
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
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
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啟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啟

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
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
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祖以毋
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祖更與彧書祖
表曰臣植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
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
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
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
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祖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
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
王每俛弄之或戾手齒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
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
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
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
準時遣諸將南伐詔祖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
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剋蕩
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卽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
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毋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
處處慣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
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
咸爲感歎後祖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
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祖與蔣少遊專主其事祖條上舊式略
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祖啟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
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誠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

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重曲思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蕞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特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爲

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齊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闔門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尅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

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也十月祖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姝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平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倚元凱祖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像唐虞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公

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祖卽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

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謚曰明

祖適子承緒王所生也少而厄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祖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疎狂祖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

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王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嬖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奬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内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達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内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内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毋弟也鸞之簒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悖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

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寅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融僭立以寶寅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閽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客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得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王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

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目睹峻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

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甚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眞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

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寅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嫡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得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行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寅對曰讐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清王略聖

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祖軍敗唯寶寅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厥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寅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寅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

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寅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州刺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寅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疆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勠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懼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讎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

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扳濟親屬反身素里屬
張穆王珍國已建大事實睦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
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
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
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
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
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
村一里若小相詶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
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
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
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
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凡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
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
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羌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
鷄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夤志存雪復
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
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上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
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
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
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
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
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羌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
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

猶且顧其聲第愼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俞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餙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旨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絶或且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之相悅附共爲脣齒餙垢掩疵妄加丹素趁令得階而已無所顧

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蹔朝及其考曰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怛自持也至乃周之譑譑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誠以賞罰一羌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愼至惜殷勤

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
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
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
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
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
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
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
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疏才行能
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宂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
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
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
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
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
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
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退邇所譚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
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
涓流遂積穢我憲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
之路杜浇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新模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
爲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黃表曰伏見
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
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
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
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

誣二子繼没親命匪棄國執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
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
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絶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
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
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貢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臺街
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鏤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
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嚭以
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
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日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
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夙結禍深痛
纏肝髓日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

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梶棘論其是
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
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寅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
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
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彧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
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
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
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没汧城仍脅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
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
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蕭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寅與大都

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採掠
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萬俟醜奴於安
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
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
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
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
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
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
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
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
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
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

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
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
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
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
粲據州請降於寶寅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
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軍
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
遣御史中尉鄭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客欲取已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逢陰盤驛寶寅客遣其將郭子
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
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

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
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黃寶
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
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
此勢挫還圖寶黃軍至白門寶黃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
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
昌劉與周舍壽奔酏奴酏奴以寶黃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尒朱
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酏奴於安定追擒酏奴寶黃並送京師詔置
闇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
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黃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
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
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黃帝問其故道習

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黃周欵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
習因曰若謂寶黃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黃敗於長安走爲酏奴
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
僕馳牛署賜死寶黃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以叙舊故因對之下
泣而寶黃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
公主攜男女就寶黃訣別慟哭極哀寶黃死色貌不改寶黃有三
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黃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
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感說之
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轝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黃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黃改焉初蕭衍滅寶卷

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已子封豫章
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
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
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
寵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
贊爲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蕭宗遣安
豐王延明臨淮王或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
或軍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
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
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寅反贊
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
慰勉建義初隨尒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

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寅見擒贊拜表請寶寅命尒朱兆入
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
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
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傲儻猶見
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念護喪事以王禮
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
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州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
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
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
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既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

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
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知丹
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
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
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粮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
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
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
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
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内屬徐州刺史高歸彦遣長史劉
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
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
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濟五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曰昭烈子廣
壽
史臣曰劉祖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
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就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祖諸子厄琅喪
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彰狡輕薄之常事也
大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藏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
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終

愚谷先生藏書
民國定興縣